

# 宋代理学家张栻的思想文化探析 ——以陈谷嘉《张栻传》为引

陈矿<sup>1\*</sup>

(<sup>1</sup>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陈谷嘉教授所著的《张栻传》不似普通人物传记的写法, 而是注重勾勒作为哲学家张栻的本体论和人性论, 分析作为政治家张栻的圣德王工之学和道德体系, 阐发作为教育家张栻的教育思想及其湖湘文化。张栻追问太极之理, 相信性之本善, 坚持义利之辩, 提倡知行互发, 开启书院讲学传道之风, 陶冶后生, 推进宋代理学发展, 开拓湖湘之学, 其思想和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源远流长。

**关键词:** 张栻; 本体论; 人性论; 知行观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1.647>

##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t Zhang Shi : Take Chen Gujia 's *The Biography of Zhang Shi* as an introduction

Chen Kuang<sup>1\*</sup>

(<sup>1</sup> Chengdu University, China-ASEAN School of Arts,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Chen Gujia 's *The Biography of Zhang Shi* does not follow the writing style of ordinary biographies. Instead, it focuses on outlining the ontology and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f the philosopher Zhang Shi, analyzing the studies and moral system of the statesman Zhang Shi, and expounding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Hunan culture of the educator Zhang Shi. Zhang Shi questioned the principles of Taiji, believed in the inherent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dhered to the debate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advocated the mutual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itiated the trend of teaching and imparting knowledge in the academy, influenc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opened up the learning of Hunan.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have had a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Zhang Shi; Ontology; Human nature theory; Knowledge and action view

---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项目“张栻文艺思想与教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SXJZX2024-0014）；四川省2024—2026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双融’视角下应用型城市大学数智化影视创作人才‘1257’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G2024-0938）

**作者简介:** 陈矿, 男, 湖北武汉, 博士, 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艺术理论和比较文学

**通讯作者:** 陈矿, 通讯邮箱: 86675298@qq.com

## 引言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人称为南轩先生，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中兴名相”张浚长子，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与“东莱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晦翁学派”创始人朱熹，在南宋理学文化中三者学识深厚、并驾齐驱，这种鼎足而立的学人形象被时人赞誉为“一代学者宗师”“东南三贤”。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赐谥曰“宣”，后人尊称张宣公；在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追封为华阳伯，尊奉附祭；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配享孔庙。

## 1 南轩史迹，湖湘传承

宋代提倡敬儒尊贤，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伦理纲常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流，前有北宋周敦颐、张载等学者的开疆辟土，后有南宋张栻、吕祖谦、朱熹、陈亮、陆九渊等儒学继承者交相辉映。理学至南宋的发展蔚然成风，盛行于世。张栻的思想精深博大，在承袭胡宏性本论基础之外，又有所推进创建。在同朱熹、陆九渊的互相博约，以及与吕祖谦等人的书信往来机辩中，张栻的经济学、理学和哲学思想体系在对儒家经书的解析中不断推进，与同代人相互之间的如切如磋、商讨砥砺中，他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本体论、人性论、功夫论、义利观、知行观和佛教观。张栻从学胡宏的碧泉书院，始终把讲学传道放在首位，在恩师猝然离世后，返回长沙，创建城南书院，在此开坛讲学，后被聘为岳麓书院主教，因而奠定湖湘学派的规模。张栻在创建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恪守“传道济民”之教育宗旨，加之传习理学、教法多样，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德行卓然的人才。这些“岳麓巨子”践履张栻崇高的教化理想，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务实的作风，而且心怀爱国情操，在国家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因此，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其超拔的明道学识、别具一格的教育理念、匡济天下的人格操守，在传播理学思想，培育经世之才的同时，让湖湘学派在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流光溢彩。

张栻在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其生平在元朝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的《道学传》中列有一席之地；在《宋元学案》里，黄宗羲执笔《南轩学案》，撰述张栻的生活与思想，开篇云语：“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sup>[1]</sup>在南宋儒林学术蓬勃之际，朱熹唯敬佩服张栻，盛赞其是“醇儒”，嘉许“学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在《张南轩文集序》中他挥笔写道：“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禅，惟于南轩，为所佩服”。当代张栻的论述著说，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所杨世文等人的严谨爬梳、去伪存真、精心编撰之后，由中华书局于2015年出版《张栻集》，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张栻作品最为周全的一个版本。在学术界较早研究张栻的专著为蔡方鹿的《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该书系统阐释了张栻的思想体系；陈谷嘉考辨张栻的湖湘讲学，其专著《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注重剖析张栻在湖湘学派的地位和影响；此外，日本学者高畠常信从“湖南学”角度在《宋代湖南学研究》中关注张栻，从“儒学”切入的日本学者楠木正继则在《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里论及张栻。

近年来，由天地出版社出版，陈谷嘉教授着力撰写的《张栻传》<sup>[2]</sup>别具一格。与普通的历史名人传记注重时间经纬上生平轨迹不同，该传记侧重于阐释张栻独特的以仁为本、以性为体、以理为轴的哲学思想，并且注意以书院文化为载体，拓展张栻的教育理想，勾勒其与湖湘文化的文脉。

## 2 幼承庭训，寻师问道

张栻出身于一个数代仕宦的书香门第，家学根底世代相传。其始祖张九皋乃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唐岭南节度使；八世祖张璘，任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徙家成都；世祖张文矩，封沂国公，早逝，夫人杨氏携幼子由成都迁居绵竹；曾祖父张弦，于宋仁宗时封冀国公；祖父张咸，任剑南节度使判官，封为雍国公。其父张浚，字德远，号紫岩居士，幼时有志，行事

端直，为南宋著名的“中兴”之相，受教于谯定，师承眉山苏氏，学术成就斐然，官高至宰相，封魏国公<sup>[3]</sup>。

张栻的家学渊源绵厚悠长，其父张浚不仅是文武全才、心传圣贤绝学，乃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和政治家，而且研学易理，精通儒家之学。张栻自幼以圣贤自期，气质禀赋出众，在家庭的传统教育中，他自小就深受儒家忠孝仁义的熏陶和浸润。在全祖望的《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中曾记载：“魏公惑于禅宗”。此处魏公指张浚，他不仅对佛学有琢磨，而且与当时的禅僧大慧宗杲等交往甚密。这样的家学背景让张栻也对佛学颇为入迷，少年时曾读书于金陵天禧寺，他与高台寺主持了信禅师，南岳山寺庙及方广寺等高僧都有较深的交往，频繁寺庙研修之际，还留下了许多与禅师酬酢或寺庙景观的诗作。此外，其父张浚的爱国思想也熏染着张栻，他自幼随父辗转于异地，转战疆场，在奋伐仇虏中，不忘父亲临终“恢复中原”的嘱托。他在残酷战场上获得宝贵的战争经验，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名扬天下，与主战派不同，他还注意人心向背，提出卓有远见的“护养邦本”的见地，可见其涓涓济民之心。

绍兴十二年（1142），张栻十岁时，张浚谪居长沙，命张栻兄弟从学刘芮。刘芮系孙伟门人，刘安世再传，司马光三传，后遍游和靖、胡文定之门，他一生不媚权势，铮铮铁骨，忠心爱国，志在恢复中原，对年幼的张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刘芮晚年与张栻的和诗中，我们可略窥师徒在学问和思想方面的交流。

绍兴十六年（1146），张栻十四岁，随父寓居连州，恰逢王大宝在此居官，张浚“命其子栻与讲学”。王大宝系赵鼎门人，与冯元、余靖、崔与之、李昴英、郭闻等一起并称为宋代“岭南六先生”。王大宝不仅为官清正，淡泊名利，体恤民苦，而且个性上不避权贵，敢于直言，也是南宋初期的著名抗金忠臣。此外，王大宝著述甚丰，对儒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他的人品学识以及在父亲失势蒙难时所表现出的重情重义使张栻感佩不已。

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二十九岁，禀父命，前往衡山拜师胡宏，问河南程氏之学。胡宏（1105-1161），字仁仲，南宋著名理学家，二程的再传弟子，学者尊称其为五峰先生。起初，胡宏因张栻家学中佛学缘由，婉拒其为弟子。但张栻心诚语契，往返数次，后经孙正孺引荐，得以授业门下，得湖湘之传。张栻自受业以后，时时质疑求益，渐渍奋励，精进不息。在接纳张栻的当年胡宏离世。虽然从学胡宏时间较短，但其“穷理尽性”“察识持养”的思想也熏陶了他的人性论与理欲观。

张浚父子在易居潭州城南妙高峰之时精心建造了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宋代儒学钻研一改注疏训诂之风，提倡具有思辨意趣的义理之学。城南书院在张栻的操持下，成了湖湘地区学术文化的交流圣地。在治学的切磋琢磨中，张栻不仅取友四方，精进学问，著书立说，而且也训诲士子，讲学不辍，蓬勃理学。

南宋理学蔚然成风，其中“婺学”创立者吕祖谦，“闽学”代表朱熹，“湖湘学”代表张栻，同被尊为“东南三贤”，在南宋的理学学术高峰中鼎足而立。张栻把吕祖谦和朱熹视为“金石之友”，可谓经年累月下来的志同道合与问学切磋的情谊结晶。张栻与吕祖谦早已相互倾慕，且都同知严州，过从甚密，相与论学，彼此又以理学诲勉诸生。二者对当时别派学说兼容并蓄，提倡经世致用，认为明人伦乃德行之重。二人的书信往来中，也不忘察识涵养之序，探讨存养省察。朱熹与张栻有诸多学术师承的渊源和人生履历的交融，两人都是二程之学的再传弟子，但二人的治学理路和意旨观点皆有差异，正如全祖望曰“南轩似明道（程颢），晦翁似伊川（程颐）”。两者在二十多年交往中以书柬交流、诗歌唱和为主，仅有三次会晤，他们之间的书简往来记载了二者围绕理学的核心议题进行性体心用、工夫持敬等概念的阐发，真正做到了互为奥援，声同气合。第三次会面在乾道三年的秋冬之际，朱熹从福建崇安赴长沙拜会张栻，聚首两月有余。这次“会友讲学”史称“潭州嘉会”，盛况空前，开创了中国书院的不同流派之间学术争鸣、开放思辨的先河，而在岳麓书院著名的“中和之辩”也使二者善类相聚、博观约取、以促长进。值得一

提的是，绍兴二十九年张浚谪居在湖南零陵县，杜门谢客，幸得南轩引介，杨万里才礼谒张魏公，借此拜谒契机，两位年龄相仿的人遂结认为终生挚友。张栻曾规劝杨万里不宜过度关注科考中涉及诗词歌赋的宏词科，而要重视圣人之学和德行修为，杨万里欣然悚悟，此后还盛赞其“圣域有疆，南轩拓之；圣门有钥，南轩廓之；圣田有秋，南轩获之”。

### 3 治经辩理，知行并进

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张栻在南宋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当时的理学传承和巴蜀文化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作为理学大师，张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出发，以道学为己任，专心致志于理学的建构，在和不同学者交流探索中，在生命历程的不断反思和实践中，逐步提炼出适合时代变迁和社会演变所需的价值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性心汇融、义利知并行的思想体系。

张栻的本体论秉持太极一元，推尊周敦颐的太极本根论，他认为太极乃“生化之根”，至静、冲漠无朕，是难以言状的一种天地未开的混沌状态，而无极是绘太极之质，远比至静、无不遍该深奥奥义。太极是宇宙万物生发和变化的根源，“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于太极”<sup>[4]</sup>。在张栻眼中，太极不仅属于宇宙本体论的实体概念，构成了世界千变万化的运行和存在，而且具有“动”的属性，即世间万物各式各样的运行承担者及自身变幻莫测发展的产物。在彭龟年请教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时，他说：“此语只做一句玩味，无极而太极存焉，太极本无极，若曰自无生有，则是析为二体矣。”张栻认为无极和太极本为一事，太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生生不穷，是太极之道。所谓“太极既判，两仪肇焉”，是指太极由一判两仪，也是“两仪”的生发源头和存在条件。“两仪”既分乾坤阴阳，衍生万物之体，万物之用，又包括地之柔刚和人之仁义，而后者却不能涵盖太极。张栻坚持无极与太极的有机统一，在阐释“无”与“有”的关系上，认为不能无中生有，有无不两分，有和无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在道与器的关系上，反对道器分离，认定道器不离：“道不离形，特形而上者也，器异于道，以形而下者也。试以天地论之，阴阳者形而上者也，至于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欤，离形以求道，则失之恍惚二不可象，此老庄所谓道也，非《易》之所谓道也。《易》之论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这种视道器为一体，将“无”和“有”完美结合的观点，使得本源具有了形上性和超越性，既为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合法性的存在依据，同时又让儒家的伦理道德存在有了宇宙本体上的依托。

在认定太极为宇宙万物本源的本体论基础上，张栻在理、性、心等一系列范畴上建构了有层次性的、思维缜密的本体论哲学，体现了太极的实有不空的理念，拓展了其在不同场合的体用转换形式。在张栻的哲学观念中，太极是最抽象、最绝对的范畴，而理是太极本体的转化形式。所谓“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意指太极为天地万物存在的存在根据，理则是万物存在的规则。“礼者，理也”，张栻把礼和理等同起来，让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跃升至了本体论的层次，从而使儒家人伦纲常、等级秩序有了“天下所命”的宇宙本体的基础。张栻秉承师教“万物皆性所有”，认为性是宇宙万物本原。所谓“性之大本”“性之本然”“人之性善”“性本善”等，在他看来，性是万物质状的本质，而天地万物的本质皆为善，性本纯善，这种“性善”使得儒家的普遍道德精神的根据具有哲学的先验色彩。无疑，张栻的“性善”本说由人道自然而然过渡到天道，为人伦道德的实践提供普世依据，体现了性的妙化万物、“天人合一”的理想思维。张栻论心，认同“心主乎性”，心是太极本体论下的范畴，心不仅主宰性情，而且还贯通万物统领万理。在张栻的思想体系中，“心与理一，不待已合彼”，他把心与理当做一物，在伦理道德的践履上体现了心的主体意义，心仁等同的理解意味着现实层面的即体即用。

在对于为学论道的问题上，张栻的思想在生命动态的发展中前后发生了转变。早期，关于道德修养和问道方法，他提出先察识，再涵养。“察识端倪之发”在应事接物、心为已发、性为未

发之中是求学探路的门径。与朱熹的默坐澄心不同，张栻的工夫讲求动中见静，居敬主一，在日常生活的察识和涵养并进中去体认天理。张栻的工夫论体系非常严密整饬，在具体实践环节，他主张持养省察、主一无适和穷理格物，他承袭程子“涵养须用敬”，在进德修业的通途中以“敬”为核心，贯穿反省操存、居敬主一的工夫论始终。敬首先是主宰，思虑不涣散，不盲从，遇事接物不会捉摸不定。敬其次强调主一，在做事的时候专心于一事，主宰一事，“譬如汲井，渐汲渐清”，三心二意、杂念纷陈谓之不敬。敬最后呈现为只在此，这意味着收敛心神，专注当下，在日用平常处识道，敬入其中，体验道的生生不穷和万理森然。由此可见，“敬”的工夫近乎一种自律性极高的理想化境界，若从外在末节之工做起，再因循至内在涵养，敬也就有了具体而微的修持路径，敬贯内外，内外兼修才可识得万物之纲。“持敬以为本，穷理以为要”，在修持涵养本心的工夫上，居敬和穷理二者密不可分，重视格物穷理，实则是探究对所识之事物的反省与体证，将格物规定为格心，最终证悟超然的道德价值。

历代思想家都会关注人性问题，宋儒在人性哲学体系的探寻上做了深入研究。张栻提出“性之本然”的内在本质是善，性乃宇宙本源，也是天地万物存在、天理表现的形式。他的性善论的独特性在于，他不仅认为性的至善至纯具有普遍性，而且由人性的本质之善，推广至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本性亦善，突破了论性之善恶仅仅局限于人的范畴和框架。虽然性是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但是纯粹的至善之性是“本然之性”，气禀之性则是气化过程个体人品的具体形塑，是人与人之间接受天命后“各就其身”形成的品行差异。南宋学界亦有游谈相夸、贪高慕远的风气，张栻则提出“致知力行，相互发也”，针对当时片面强调知而相对忽视行的趋向，他提倡躬行实践。知和行并不是孤立存在，真正的知和真正的行皆从伦常生活小事起步，知与行相伴相生，循序渐进，相互作用，二者的辩证关系存在于敦笃躬行中，“知”的深度认识促进了行动的推进，而“行”的进步又促使“知”的发展。这种知行并进，力行践履的批评，是面向社会现实的一种务实反本、经世致用的态度，而这种知行观落于实践则体现在张栻经邦济世、以民为本、教化民众的举措中。如在内圣之学上，他解释义利并存互涉，蕴藏在天理和人欲的道之冲突变化中，同时义利之辩也可评价历史、诊治时弊、振兴理国。在面对宋朝的民族矛盾时，张栻等理学家坚决反对议和，这些仁人志士力争对外抗金，挽救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圣贤之书并非纯粹志在坐而论道，在张栻的墓志铭、表奏、祭文、友人书信和诗歌中，可以钩沉出其先公后私、勇于担当儒者的社会责任，践行“天下之正理”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sup>[5]</sup>。在书院讲学的悠悠岁月中，他以推行明人伦为教育目的，以身作则“育圣贤”，传播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以讲学来扭转社会风气、端正学风士心，这不仅理学思想得以兴盛，也勃兴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 4 结语

陈谷嘉的《张栻传》不以常见的传记体例的记人录事铺陈，而是聚焦于传主张栻本人的哲学思想、人性道德、教育思想及其书院创建等谱系建构。城南书院的讲学鸣道，以及岳麓书院创建后执教授业，使得张栻的义理之学得以被诸多弟子吸收继承，如杨东莼之说“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其“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和“经世致用”的涵养省察依然在中国思想史上璀璨生辉。

### 参考文献：

- [1]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五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09.
- [2] 陈谷嘉. 张栻传[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2.
- [3] 胡杰, 冯和一. 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5.
- [4] 王丽梅. 张栻的思想世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5] 张建东. 理学家张栻的教育生活研究[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